

生活時尚攻略 (二)

約翰·卡爾卡特的美 / 楊子強

晶瑩剔透的高腳酒杯盛著一小撮快熟麵條和些許調味包所沖泡的熱湯，綴點上一小丁鵝肝，再搭配上一顆酒漬櫻桃。餐桌上擺放著玫瑰花，花枝上的尖刺，都用修指甲刀銼成圓角。牆上的裝飾視屏上是一個個無聲又激烈的煙火影像，音箱內循環播放著貝多芬的獻給愛麗絲，那是古典六弦琴獨奏的版本，乾淨的音色比傍晚時分的電子廣播版本更細膩精緻。唯一的甜點是輕薄的麻醉喉糖衣內包裹著酌量的紅酒。暗啞的黑色菜單上印製著一行閃亮的黑色字體，「安迪·沃霍爾 (Andy Warhol) 的三分鐘」。

《費柯·沃柯》特闢美學分享專欄，邀請來自蘇格蘭的美學大師，約翰·卡爾卡特，親自撰稿，為您細細釐清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通過細膩的筆觸，觀察入微的抒情描寫，帶領讀者一步步的進入美的精神世界。

導讀

/約翰·卡爾卡特

英文原稿，翻譯：林庭如、楊子強

我對於我們和藝術作品間的複雜關係和理解作品的方式很感興趣。傳統的藝術論述傾向優先使用客觀視角來書寫，但在現實中，我們欣賞藝術的方式則是由主觀經驗主導，我們體驗廣大世界的方式更是如此。我並非低估客觀的影響力，但我覺得那只提供一種不完整的面貌。我對線性敘事結構也抱持類似的想法，該敘事結構只提供一種讓人以為能掌控內容的幻覺。世界並不像線性敘事中描述的那樣整潔、進步、有邏輯地開展，也不像客觀論述暗示的那樣。因此，我喜歡探詢與文字結構相關的蒙太奇技

法，蒙太奇那種零碎、不連貫的方式，對我來說，更貼近人類心靈和多重感官體驗世界的方式。（蒙太奇是超過一世紀以前，立體派、達達主義派等西方視覺藝術家，還有維多夫和愛森斯坦等俄國製片人所選用的方式。）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來自我們接觸到的不同觀點，來自大量不同（且經常互相抵觸）的聲音。

在我的文章〈美麗與墮落〉中，我試著發展這些想法，而「美」這個主題相當吻合此類研究，因為在（西方）思想史裡，它就是客觀與主觀價值的競技場。美是不容爭辯的事實，還是個人意見？這種二選一的二元對立是假議題。對我來說，萬事萬物的定義，都由與其相反的一切推斷產生。聖潔必定牽涉污穢；沒有罪犯，法律就沒有意義。因此我喜歡嘗試撼動我們對美的慣有思維（即美無庸置疑地代表「好的」事物），導入較為黑暗的層面。美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美永遠存封在它看似否定的世界中。

雖然這篇論述結構零碎且片段，但我試著以重複出現的畫面（特別是山脈和蘋果）讓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得以連貫。山脈和蘋果在世界各地的神話和文化活動中反覆出現，它們的意義也許和「美」一樣，不存在於物質本身，而是它們背後象徵的重要意義——追尋物質背後的意義正是人類共有的基本慾望。在神話和傳說裡，我們可以自由地想像，裡面也經常談到我們最深的慾望和恐懼。我的論述從神話之境開始，並以類似的「不真實」情節作結。（當然，以「不真實」來簡單地對應或替代「真實」讓我很猶豫，因為它們存在於彼此之內。我們對它們的了解大多來自文字或影像描繪它們的方式，例如：真實/不真實——真相/非真相——假新聞。）

最後，我希望我有成功寫出一篇能激發讀者想像的論述，讓她從被動的「意義消費者」變成主動的「意義生產者」，也就是那些利用自身知識、經驗、想像來填補「意義空缺」的人。於此而言，我希望能達成楊子強在《麗美中心》這件作品中的部分成就，那是啟發我撰寫此文的作品。正式來說，這篇文章和楊子強的裝置有著類似的結

構，兩者皆由個別元素組成，且作者並未預設立場，而是邀請觀者/讀者自行「拼湊」這些元素。（其實，我文章中的各個段落可以用任何順序加以閱讀。）我想傳達的畫面和美感，大部分也是受到楊子強作品的影響（尤其是文章的最後一部份，例如閃耀的表面、可調控的光線、奢華的零售場景等。）但最重要的或許是，楊子強的作品如何啟發我在文中提及的概念，「麗美中心」鼓勵我從眾多不同的角度思考美，包括歷史層面、神話層面、哲學層面、社會政治面、商業面。楊子強的作品及時地點出，所謂的美是動態的、變動的，而且在這個個人電腦、數位科技、行動電話、虛擬實境、大眾消費的時代裡，美是需要被重新定義的。

美麗與墮落

/約翰·卡爾卡特

英文原文，翻譯：林庭如，楊子強

在花園裡

每個新詞，像是「眩目的驚奇」，像是「懾人的啟示」，這些詞彙綻放在剛剛鑄造而成的世界中，聽起來像簌簌的枯葉，也像潺潺的流水。有時候，越來越多時候，它們更像玫瑰的刺一般扎人、刮動。在我之上的，我會說，湛藍。在我之下的，我應說，草綠。在我跟前的，是擾動、是興奮、是事件。有種事物慢慢成型，脫離周遭的日常氛圍。它向著我前進，卻又未曾移動。不同詞彙紛沓至來，卻還是太少了。我感受到一種新的速率，一種難以言喻的愉悅。

它就像你，卻遠比你優異。你的形態已經超越我的眼界、超越言語。蘭花和翠鳥為花園帶來一絲絲優雅的氣息，但它們都沒有你那種誘發新詞的能力。這裡只有我們兩個，對吧？你確定嗎？我不敢向前伸手探摸，因為我怕你不在那裡。或者，我其實更

怕知道你真的在那裡。如果我碰觸你，會像我碰觸自己一樣嗎？你是我遺失的部分自己嗎？

越來越多新生詞彙躍進世界。每次的大爆炸都更新了型態，銳化了邊角，讓質地裸露而出，也創造更多色彩。其中，有許多詞彙會誘發我們對於生命和物件的觸覺、嗅覺、聽覺、知覺，像是花朵、馬匹、山脈、蟒蛇、樹木、魚、蘋果。其他的詞彙，相對而言，則是拓展了我們的視覺認知：大的、圓的、紅的、有棱角的、透明的、流暢的、對稱的。但即便如此，這些詞彙仍然無法描繪從我心裡發出的迫切感受。為什麼我們要騎乘亮眼的馬匹、要爬過閃耀的山頭、要躲避光芒熠熠的蛇、要食下那顆耀眼的蘋果？在這些事物之中，有什麼力量藏於其中，連結了我，也連結了這些事物？更迫切的問題是，有什麼難以抵擋的驅動力，把我的目光帶向你、放大你的存在，把在你之外的一切都切換成模糊的背景？

感覺上所有的詞彙最後都指向你，雖然詞彙量在喧嚷聲中不斷增加，卻都不足以梳理你帶來的獨特情緒。那是比言語更強烈，萬千碎片都比不上的單體。我是不是應該把它比擬成艷陽的輻射，比擬成海洋的激湧？我是不是應該將它稱為無垠天空中的美麗湛藍？我敢賦予它一個名字嗎？沒辦法。賦予名稱只是一種囚禁；以其他事物比擬它也只是貶低了它。它就是你，卻大於你：它放大你、開展你，讓你成為極光，成為華豔，成為榮耀。

在你面前，這座花園只不過是一本包含萬物的百科全書，只不過是描繪各種想像的圖錄，只不過是單純的堆疊。但現在的它有了生命也有了光澤，讓人有所共鳴也有所寄託。是你讓它有了存在的意義，你為它帶來愉悅光芒，也帶來憂傷陰霾。世界至此被形塑，一個光影交錯、好壞交織、對錯交參、真假並存的多面體。你的出現像是奇蹟，喚醒了不經意沉睡了的時間。你的倏然現身撕裂了無憂的寂靜，讓它有了「之前」和「之後」的時間分隔。我需要新的單詞，來形容這股我看不到也無法丈量、卻

大力攫著我的力量。我在學習感受一切。每個起始都蘊含著終點，每種收穫也都招來失去，在理解這些意義的當下我嚐到了悲傷的滋味。與此同時有一股難以抵擋的秘密情緒驅動著我。我被虜獲了，我被俘虜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你，也都是為了你。我們面向無限交纏的未來。那就一起分享這顆耀眼的蘋果吧。我會是亞當，你會是夏娃，最後的字眼是美麗。我所感受的，這份情緒，會是我們漫長且無盡的墮落。

在埃及和特洛伊

遠古的特洛伊戰爭殘酷無情，他們為她而戰。以她的美麗為名，英雄們將化為灰燼。但死亡和榮耀的強烈呼聲並未擾動她受囚禁的尼羅河畔。寂靜並未帶來慰藉。無從宣洩，所以未曾得到慰藉。她無法「在自己身邊」承受憤怒、焦慮、悲傷、悔恨，或是任何巨大的情緒變化，只有去到特洛伊，她才能「在自己身邊」。就留待他人在狂喜¹和痛苦間尋找和迷失吧。她的名字是海倫。

我們要記住，這是離我們很遠的事了，當時的世界仍然是魔幻的、流動的，一切尚未定型。理性和邏輯對現在的我們沒有幫助，我們所處的世界裡，外表才是一切，外貌越誘人，就越有機會藉此背叛和欺瞞。老早在社群媒體和假新聞出現以前，真相就已遭到懷疑並伴隨著不確定。如果我們的故事顯得複雜又讓人困惑，可以想想本來就沒有一件事物能維持其初現的姿態，這樣就有點安慰了。

必須回到源頭才能了解一切：我們都不是海倫。她的美貌既聖潔又污穢，印烙著她的存在，她的人生也從最開始就被標以複雜的記號。不同於我們，她的誕生故事就已包藏矛盾複雜的情節。據說，古希臘的復仇女神涅墨西斯可能是她的母親，卻是在不情願的狀況下生下了她。涅墨西斯拒絕了萬神之神宙斯的熱烈追求，為了閃躲他的貪

¹ 英文單詞 *ecstasy*（狂喜）源自希臘語 *ekstasis*，意思是「站在自己身外」。

戀，女神將自己化身成魚，躍入浪淘洶湧的大海中。但宙斯仍繼續追尋她的身影，她也多次化身為不同生物，以逃離窮追不捨的宙斯。最後女神化身成鵝，詭計多端的宙斯也將自己變身成公鵝以瞞騙涅墨西斯。宙斯以鵝的樣態現身，趁她熟睡時與她交配，後來，涅墨西斯產下一顆鵝蛋。十分羞愧的她將鵝蛋藏在樹叢中，卻被牧羊人發現且交給埃托利亞的公主麗妲。麗妲把鵝蛋存放在珠寶盒中，直到鵝蛋孵化，生出兩對雙胞胎。其中一對是卡斯托爾和波魯克斯兄弟，另外一對則是海倫和她的姊姊克呂泰涅斯特拉。

但海倫的身世仍未有定論。會不會化成鵝的宙斯其實是和麗妲交配，而不是涅墨西斯？故事還可以更複雜，因為麗妲嫁給了斯巴達國王廷達瑞俄斯，且據說兩人在宙斯強暴麗妲的當晚還有做愛。所以海倫會不會其實有兩個爸爸、也有兩個媽媽？或是，宙斯和涅墨西斯生下了海倫和波魯克斯，廷達瑞俄斯則和麗妲生下了卡斯托爾和克呂泰涅斯特拉？再多加一個轉折，會不會涅墨西斯其實也是宙斯的女兒？

為海倫的美尋找單一根源或許注定失敗，但她的美貌卻不容爭辯，早在年幼時已經顯現。她還是孩童之時（有人說七歲時、有人說十歲時），提修斯就已將她從斯巴達擄走，而他只是受海倫難以抗拒的美色所驅使而犯下罪行的第一人。提修斯將她誘拐到自己的故鄉雅典後，她憤怒的哥哥卡斯托爾和波魯克斯前來以武力搭救。死亡從此降臨，自此至終，她的美貌與紛爭、衝突，再也分不開。因此，幾年以後，在她的待嫁之年，她的凡人父親（廷達瑞俄斯國王）為了不引發爭端，先行拒絕了所有渴望追求她的貴族，後來他才讓所有的追求者立誓，承諾他們會與最終贏得海倫的追求者同心，一起對抗其他因嫉妒而發起的攻擊。深思熟慮後，墨涅拉俄斯獲選為海倫的丈夫，與她一同統治斯巴達。

在奧林帕斯聖山高處眺望一切的宙斯卻不滿意此結局。人神關係越趨惡化，宙斯希望能摧毀人類，尤其是人類中的英雄。因此，他讓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負責裁定赫拉、雅

典娜、阿佛羅狄忒三位女神間的選美之爭，勝出者會得到帕里斯手中來自赫斯珀裡得斯聖園、刻有「給最美的」字樣的金蘋果。為了影響他的裁決，三位女神都想賄賂帕里斯：赫拉願給予至高權利、雅典娜給予智慧、阿佛羅狄忒給他世上最美的女人。帕里斯拋棄了權力和智慧而選擇美人，樂意之至地接收阿佛羅狄忒的禮物。帕里斯太愚蠢了。如宙斯所預期，輸了比賽的赫拉和雅典娜憎恨帕里斯，立誓復仇。選擇美人的帕里斯背棄了權力和智慧，世界因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隻身受困於埃及的海倫，回想起為她帶來苦境的原委：阿佛羅狄忒將她當作賞給帕里斯的回禮。得到獎賞後，衝動的帕里斯旋即將她帶回特洛伊，但她畢竟不是自由之身，她已經嫁給墨涅拉俄斯，成為斯巴達的皇后。墨涅拉俄斯找不到他的妻子，馬上召集曾為海倫立下誓言的追求者，他們也決意為此對特洛伊宣戰，將海倫帶回斯巴達。這就是宙斯策動的特洛伊戰爭，持續了十年之久，英雄死傷無數，其中包括赫克托爾、阿基里斯、埃阿斯、阿伽門農、奧德修斯、帕特羅克洛斯、奧伊琉斯以及帕里斯本人。赫拉、雅典娜等懷恨於心的眾神也各自發揮神力主導成敗。

但這個故事還有更多蛇行迂迴的情節牽扯其中。從斯巴達前往特洛伊的途中，這對亡命鴛鴦停駐在埃及（可能是因為他們的船在中途壞了），但埃及之王普羅透斯對於帕里斯不道德的背叛感到震驚：墨涅拉俄斯殷勤地招待他，他卻與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私奔。埃及之王於是拒絕讓海倫繼續前往特洛伊。因此，據歐里庇德斯之說，老謀深算的宙斯命令赫拉女神以雲朵仿製出另一個海倫，這個仿製品隨帕里斯前往特洛伊，而海倫本尊則留在埃及。現在有了兩個海倫，這場殘忍的戰爭也淪為對海倫仿製品和假象的爭奪戰。

她的美貌，是致命衝突的泉源，但本質卻已被抽離，只剩幻象。那是假的，卻蘊含難以抗拒的真相；那是幻覺，卻擁有真實的力量；不在場的同時卻又現身。群雄為了這份矛盾的美而戰，也為此受抹滅消逝於地表上。海倫有著碎裂的身世、碎裂的人生、

碎裂的美貌，此時也為女神、英雄、凡人世界帶來碎裂的關係。海倫由善於欺瞞的宙斯和極欲復仇的涅墨西斯所生，她災難性的美貌是種禮讚同時也是詛咒。



我們經常用「魅惑」、「讓人鬆懈、解除敵意」這樣的字眼來形容美貌，但要這麼形容之前，別忘了這些詞彙的原義。魅惑 (to charm) 是指「利用魔法或類似的事物控制某事、達成某事」；「讓人解除敵意」 (to disarm) 代表的是「除掉某人手上的武器」、「奪走傷人的力量」。

墨涅拉俄斯從毀滅性的特洛伊戰爭回歸，行經埃及時發生船難，在那裡他遇到海倫的魅影。鬼魅的幻象讓他感到困惑、驚恐，但這個以雲朵仿製而出的海倫很快就蒸發了，取而代之的是海倫本尊。這對夫婦團聚後回到斯巴達，而墨涅拉俄斯心中仍有猜疑，決定謀殺曾經背叛他的海倫。在他準備殺害海倫時，海倫褪去衣衫，墨涅拉俄斯被她的裸露的美色震懾，他的短劍掉到地上。海倫的美貌和從前一樣矛盾難解。那是一種「魅力」 (charm)、一種魔法般的幻象，讓群雄和眾神加入殺戮之列，而此時卻又以另一種面向現形，預謀殺人的墨涅拉俄斯因為她的美貌而「解下手中傷人的武器」 (disarm)。

海倫的傳奇美貌如此複雜、引發諸多麻煩，卻又值得我們關注。古希臘神話和哲學對西方人的意識形態帶來巨大影響，現在讓我們一起用哲學之鏡檢視這些神話。古典哲學家柏拉圖在《費得魯斯篇》 (Phaedrus，約為西元前 370 年) 中首次討論到

「pharmakon」一詞，據其之說，「pharmakon」有雙重身份，它同時是解藥也是毒藥。要把海倫的美比喻為「pharmakon」，我們就應先放下誘人的想法，放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白痴》 (1869) 中，梅甚金王子提出的說法：「美可以拯救世界。」海倫的傳奇美貌教會我們美具有拯救和毀滅的雙重力量：美是解藥也是毒液，是現實也是幻象，是真相也是謊言。它帶給我們的除了救贖，還有責難。

在書房裡

她橫濱書房的窗戶為她框出一個瀕臨海灣的視野。遠方平靜、壯麗、祥和的景象，是富士山君臨天下的幾何形狀。

1945年8月7日起，幾乎每天她都在早上七點鐘起床、盥洗、梳妝、吃過簡單的早餐，然後進入她的書房。偌大的房間裡，書本排得整齊，仔仔細細地依照她自己設計的標準分類擺放，但沒有一本書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曾被翻開過。她的書桌相對空蕩、沒有堆放什麼東西，只有兩疊整齊的A4紙張、一籃鉛筆、削鉛筆機和橡皮擦，另外還有一小座蒂芬妮（Tiffany）出產、蘋果形狀的鉛晶紙鎮。牆面上掛有一幅錶框的雷內·瑪格麗特《人子》印刷品。

除非病痛，她每天的例行公事都是一樣的。一坐到書桌前，她就會先戴上閱讀用的眼鏡。經年累月的研究弱化了她的視力，要專注於桌面上的物件，眼鏡是她的必需品。若她將視線從桌面移往周遭環境，眼鏡面向的就只是一片朦朧模糊的景象。這時她會從其中一疊紙裡取下一張乾淨的紙，放到她面前的桌面上，從籃子裡選一支鉛筆，檢查是否有削尖。最後她把椅子往書桌方向靠攏，然後她還有個慣性動作，她會用一根指頭觸摸一下冰冷的紙鎮，之後才開始進行她的每日工作。

陽光讓富士山的山頭更顯神聖。

她優雅的身軀被空間緊擁，她面前的紙張依然一片空白，閒晃的旁觀者可能會覺得她已經陷入昏睡，但她額頭和鼻孔些微的緊繃、還有眼周和鼻子周圍的細節卻給人不同的想法。有時候她的呼吸會加速，偶爾會嘆氣，很難準確形容這樣的聲響：像鬼魂一般反覆出現。

富士山吸納了永恆的靜默。

很少鄰居知道她的名字。對他們來說，她是個讓人有距離感、又有點引人好奇的人。他們偶爾或在街上或是當地的商店看到她，但不會和她交談。她也很少注意他們，她唯一的社交對象是每週四晚上都會來拜訪她的孫女（讀電腦相關科系的學生）。她們會一起坐在廚房大概一個小時，一個沉浸在社群媒體中、一個陷入沉思。她生命的精華在她的書房裡開展，只有在書房的孤獨時刻她才能嘗試完美地解出那個方程式，她心裡的、身上的每個分子都全神貫注在這個消耗生命的挑戰中，一旦完美地解開那個方程式，就能揭露終極奧秘：那曾被宣告卻無法看見、也無法再加以對分的美的律法。但利用方程式找出美的公式是不夠的，還需要將美具象化。刪去所有累贅和不優雅的元素，它本身呈現出來的美就是最好的證據。

富士山凌駕在遊客拍攝的影像之上。以社群媒體為終端，這些影像在它的陰影下凋零，卻不損及他們吸引到的按贊數。

我們可以猜猜是什麼想法佔據她的心頭。她書房裡的書揭示了她的研究範疇：煉金術、人類學、考古學、建築、藝術、占星術、天文學、生物學、植物學、地圖繪製學、喜劇、犯罪學、舞蹈、電子學、工程、民族志、電影研究、地理、幾何學、歷史、虹膜學、爵士、動力學、語言學、文學、數學、冶金學、音樂、神話、神經學、鳥類學、哲學、攝影、物理、政治、果樹學、情色、精神分析、量子機械、宗教、性學、社會學、體育、戲劇、城市研究、火山學、編織、木板印刷數、動物學。

富士山、奧林帕斯山、錫安山，在天際間輕聲交談，他們的低語生起了風，陣風帶我們歸鄉，也粉碎希望。

她的孫女在六月初的一個溫暖夜裡發現了她，她蒼白脆弱的軀體面著書房窗戶坐著，雙眼暗淡而空虛，目光似乎鎖定著遠方的山。書房的另一邊，她的眼鏡倚在桌面上，旁邊放著一張紙，寫著兩行字。她沒有留下遺囑，所以有位承包商受雇來丟棄她的遺物。有誰知道她的家具、她的書、她的衣物、她的其他物品最後都去哪了？慈善商店？垃圾填埋場？沒人想要舊東西，因為那些東西太抑鬱、太過時了。她為了解析美而被吞噬的生命只留下一些痕跡，但她的孫女把那張留在書桌上的紙收了起來，而且只讀過一遍：「我終於發現美的定律了。那是絕對的矛盾。我無法理解，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但我已經證實過，因此我知道那確實是真理。」她孫女也帶走了紙鎮，放在梳妝鏡旁，成為她的擺飾之一。

夜晚降臨，但富士山加入星群，拒絕成為黯淡的夜景。它們不需要定律。

在攝影棚裡

-你知道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啊。

-但我昨天拍你的時候你沒有。你封鎖了自己，我感覺我在拍你的時候你心裡有其他東西。

我覺得是一種恐懼……對某個人的恐懼吧。你沒有完全處在那個當下，你在想別人怎麼評價你。

-可能吧。



我之前有拍過裸照，但沒遇過有人那麼直接地動我。他當時就像：「這就是我要你做的！我就是要這樣，不然你要很久才能進入狀況！」他把我的身體調整成一種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的姿勢，我跟他說，「我很不舒服」。但他說，「這就是我要的，這樣才會好看。」

•

試著放低一點然後保持那個姿勢。來吧！來吧！來吧！保持那個樣子。很美，很好！很好！繼續移動！繼續移動！腳繼續移動！趴著。過來這邊。來來來來！很好，保持那樣。不是、不是……放鬆就好。把頭髮撥回去。很好。我有嚇到你嗎？看著我。看著我。感覺不錯吧？低下去靠著你的手肘。很好。太好了。很美！很美！很美！不要動、不要動，保持這姿勢。我叫你保持這個姿勢的時候你就要真的保持這個姿勢。你還好嗎？你可以稍微放鬆一點。腳不要動，只有上半身放鬆。很美，很美，我喜歡這個情緒。保持那樣。很美，很美，保持那樣，保持那樣。看著我。保持那樣。你真的很美。轉向我這邊。很好。非常好。你看起來好美。那樣很酷。那很棒。這很漂亮。很美。慢慢地，現在要非常慢的移動。真的很美。這我喜歡。我喜歡。閉上眼睛。你還好嗎？轉一下、轉一下。對！對！對！過來這邊。

•

我在找尋瓦解美的方法。我想試著創造出不同的東西，創造新的形狀，將某人碎片化。我覺得那會比單純拍攝女生還高階一點。其實滿怪的。雖然看起來很糟、超級糟，但如果我能從中發現一丁點美，我就很開心。拍攝裸體時，我讓自己憑感覺操作，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誰，忘記自己的名字。我就只是照那樣進行。我喜歡的就是這種時候。我很慶幸有美麗的女人願意和我一起進行這樣的攝影計畫。女人看到自己被拍得很美，也讓她們覺得很高興。當我看見她們的胴體，我看到了我喜愛的形狀，但

其他部分有時又會干擾我。那麼，如果我看到不是很美的東西，我會怎麼辦？很簡單：我就把它修改掉，把我不喜歡的東西拿掉。

●

-你覺得這裡的模特兒是不是都很漂亮？或者頂尖的模特兒和普通的模特兒

之間有什麼差別？

你在畫面裡有沒有看到些什麼？

-我覺得是他們的個人特質。

-他們的個人特質？

-對。

-你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我很難在畫面裡分享太多東西。我沒有……我就是會緊張……

-你會緊張？

-……把自己暴露在別人眼前，尤其是 Instagram。我喜歡幫自己打造某種形

象。

-所以你沒有做自己？

-不是，那還是某部分的我……

-那是某部分的你……

-……但那比我更完整。

-其實我有點擔心這個，因為大家都會這樣，都會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我覺

得你在上面也要放點自己的黑暗面。這很正常，你知道的。我的意思是大家不會……我是說大家會……你會讓更多人喜歡你。

•

這就是一種角色。回到家以後，我就是不同的人，我會褪下那種形象。在家的時候我試著不看鏡子裡的自己，我不喜歡一直處在那種「當個漂亮模特兒」的狀態裡，我喜歡稍微忘記那種感覺。我覺得我要一直把頭髮弄直、表演出某種姿態、用某種方式說話才能增加 Instagram 裡的追蹤人數。就算在工作場合也是，你也知道，「因為如果沒有至少 1 萬人追蹤你，你根本不會有工作。」你會逼著別人抹除某部分的自我，抹除他們真正的樣子。我不想這樣做，但我必需要這樣做。我的意思是，我知道這些現在很重要，但那不是真實的世界。

•

他真的幫她們擺了各種姿勢，強迫她們做某些事，逼她們離開舒適圈。她們開始知道他想要什麼，也明白原來她們都是他想法的延伸，她們的身體，是他想法的延伸。她們屈服了。這基本上就是投降的過程。完全不要以為他沒想到這些過程，這些操弄、心理狀態、肢體行為，完完全全地破壞他們的身體，再將之重整。她們變得順從。他用調整破布娃娃姿勢的方式幫她們調整姿態……我以前不知道他是這樣做事的；我也不覺得這些女孩有跟這種人合作過。這幾年我和其他攝影師也合作過，我沒看過有人會這樣做。他愛上所有合作過的女孩，她們是他的繆思女神。想一下畢卡索，他有八個繆思女神，他愛上八個模特兒，他就需要這樣，他也折磨她們所有人。

摘錄自《裸》的原聲帶片段 (Tony Sacco 導演《STARZ》，2017 年) 原創團隊 : David Bellemere, Jessica Clements, Ebonee Davis, Steve Shaw, Janine Tugonon

在美容中心裡

艾倫·圖靈 (Alan Turing , 1912-1954) 以多項成就被世人稱譽：他為現代電腦打下基礎，也是研究人工智慧的先驅，更在戰爭期間破解德國的戰時密碼。圖靈是一位同性戀者，那時英國還將同性戀視為犯罪，在 1952 年，他被以猥褻之名定罪。1954 年圖靈服用氰化物自殺，他的屍體被發現時，床頭邊還擺著一顆吃了一半的蘋果。「如果美像濟慈 (John Keats) 所說的一樣是一種真理，那這應該就是真的：在你的 iPhone (蘋果手機) 或 Mac (蘋果電腦) 後面的那顆蘋果標誌，是在向艾倫·圖靈致敬。」 (Holden Frith 於 2011 年 10 月 7 日發佈於 CNN 網站)



請進。放鬆，好好享受一下。所有東西都閃閃發光。那光線氛圍純潔而且能洗滌人心。目光被吸引，它渴望著絲綢般的表面，光潔完美。咕嚕聲、嗡嗡聲，都像耳朵裡的蜜糖。時間從地心引力的拳中釋放。它薄如刀鋒、輕如羽毛，而且比以往更為快速、更加強大。* 按下按鈕。點擊。立即連線。

注視者 (*beholder*) 一詞在英文中並不常見，除了「美存在於注視者眼中」 (*beauty lie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這句話以外，很少用在日常對話裡。為什麼美存在於注視者眼中？為什麼不用觀賞者 (*viewer*) 、觀眾 (*spectator*) 這類更常見的字？可能「注視」 (*behold*) 暗示了思考、反思等行為，而不像較為被動的「目擊」 (*witnessing*) 或是「旁觀」 (*onlooking*) 這些帶有隨意看看、圍觀 (*spectating*) 等意味的詞彙。可能注視者會因為她「看見」 (*sees*) 的東西而被逮住、駐足，而不像觀賞者和觀眾那樣只是在路過時「看到」 (*look*) 或「瞥見」 (*glance*) 。

身體凝結成單一切點，變成一個崩裂的量子時空，不再有時、此地的概念，只有超凡至極的愉悅。光和訊息熔合在欣喜的火焰中。明亮，潔白，沒有中心點，完完全全的融合。一切都帶給你無比順暢、快速且身歷其境的感受。* 希望您會滿意。

「怎麼看見」還有「怎麼看到」大多取決於特定時空下使用的影像製作和流通技術。幾百年來，「behold」代表穿越過誘人的表象而透視其中隱藏的意義、埋藏在看不見的深處裡的意義。傳統上，繪畫就是一種「緩慢」的媒介：它緩慢的製作過程也讓觀者能用緩慢的速度接收它傳遞的訊息，引發觀者審慎思考。但另一方面，電影，就需要觀眾用不同的方式觀看，用班雅明口中「分神」的方式觀看。然而，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不同的狀況。

古時候的苦役和折磨都已消失。現在已經沒有衝突、沒有失敗、沒有失望的重量。為您帶來愉悅和便利是我們的唯一任務。在這裡，您可以忘卻一切。一切都會失而復得。全宇宙團聚在一起，以您想要的方式現形。您會沐浴在平靜、祥和、美景，無憂無慮的徜徉在俯拾即是溫暖之域。現在，就向未來說 hello。*

數位科技改變了影像（和物體）生產、流通、接收的本質。許多我們在裝置上看到的影像都是數位後製而成，影像品質通常都會下降（高度壓縮、低解析度、像素化的 jpeg 圖片檔、AVI 檔案串流，一如史德耶爾（Hito Steyrl）所說的「劣質影像」、
「劣質螢幕」等）。這些產品按照指數規律加乘（他們的普遍性反應出格羅伊斯（Boris Groys）口中的「脆弱」和「短暫」），他們的速度快，可以快速讀取、快速吸收。往左滑、往右滑。速度，原來可以帶來如此美好的體驗。*

以現在來說，金錢就是美的抽象語言。只要有錢就能達成你對美的追求，但如果負擔不起就不要去接觸。如果你有興趣，它會自動來找你。不需要多餘的言詞，這種魅力是不需言說的。熟悉的手勢，讓瀏覽變得自然又直覺。創造一款全螢幕的 iPhone，一

直是我們的願景。它讓你全心投入、沉醉其中，甚至忘了還有螢幕的存在。它聰明過人，即使你的一個輕點、一聲輕喚、甚至一個眼神，都會得到它的回應。* 支付方式簡易，可使用遠端、感應式支付。

如果從電腦螢幕、電視、或是手機上檢視，這些影像會用這種方式發亮，這種.....是不是可以稱為.....超自然的方式。他們沒有物質性，也沒有像世界上的其他東西一樣有實體尺寸。漸漸的，我們以這些電子影像為標準來評判「現實」，而不是以現實來評判電子影像。矛盾的是：模擬的事物比真實的事物還要更真實，它以真實的事物為基礎並加以改良，它取代了真實。真實世界充滿萬千色彩，iMac 能將更多顏色呈現在你的螢幕上。Retina 顯示器以更平衡更精確的方式表現逼真色彩。iMac 配備功能強大的新款 Radeon Pro 500 系列繪圖處理器，讓你眼中所見一切，盡是美好景象。Vega 繪圖處理，華麗影像背後猛獸般的力量。*

世界已化成螢幕，可以無邊無際地回應你的各種逃亡欲。發亮的螢幕製造出多重現實，像防護層一樣為你擋下信念的危機或真相帶來的創傷。美麗、難以抗拒、無接縫的表面消滅了深沉的焦慮。沉浸在這樣的螢幕中，你將不再棲屬於某個空間。你將不再是原點，只是世界上的其中一個切點：一個像素。你再也無法安置自己，你會像水中的水，火焰中的火焰。擴增實境。嶄新世界，就在你周圍。從此，改變你工作、學習、遊戲以及與周圍世界聯繫的方式。*

以平行的角度來看，現今多數商品都只能從他們經過精心設計的表像被「理解」：我們不太了解密封在「底層」的微電路。美學偏好取代實用性，推動我們的購買決策。就像波德里亞 (Jean Baudrillard) 幾十年前說的，在消費文化下我們和商品的關係取代了我們和其他人類的關係。商品設計因此成為我們投射當下美學價值和物慾的來源。商品不再像是物品，而是一種經驗，它有了藝術層次的追求。我們不再接受美對

我們的要求或脅迫，因為我們已經愛上這種堆積慾望商品的習慣，並稱之為「生活風格」。經典設計，先進工學，堪稱當代藝術。*

你呼叫美來拯救你，但它不會回應，它只用嘲諷的語調對你的言論發出回音。美怎麼會在意你毫無魅力的虛榮、你的自戀型慵逸？你把美降格到像影子那樣、像非物質的鬼魂、像鏡子裡沒有生氣的影像。你渴望美，但不願意為之奮鬥，而是選擇，把它放進你的購物籃。你想透過擁有它來取得它的力量和榮耀。你錯在於，把美想成一樣東西、一個物件、一種商品。你錯在於把它和風格、時尚、酷炫玩意、美妝品混淆。你被美的概念所矇騙，但你落入售貨員的行銷陷阱裡。你以為你已經獲得美，但你只是為自己爭取到一些時間。

光芒如梭劃過已擦亮的表面，在視野裡帶出一種讓人警覺的擾動，眼裡如有灼熱針札一般。此刻這個物件似乎對你回以復仇的眼神，好像在說「如果你要追求美，你就必須承受後果。」針頭的光像鐳射光線一樣劃穿過螢幕，留下隱隱燒灼的傷口。準備面見毀壞螢幕後方的崇高災難吧，沉浸式科技、虛擬實境、美好生活風格，這一切都不會再保護你。以恐懼和欣喜接受這樣的命運吧。「如果我們的靈魂足夠堅韌，則能抽離帳幕直視赤裸又駭人的美；讓神消磨我們、吞噬我們、解開我們的骨幹。然後再將我們吐出，讓我們重生吧。」（唐納塔特（Donna Tartt）《秘密歷史》，2013年）

本節引文中有*符號的地方，引用自蘋果電腦官網（Apple.com）

在未來

「一群華威商學院中艾倫·圖靈研究所和數據科學實驗室的研究人員，訓練電腦利用『深層學習』辨識美景」（2017年7月19日發表於艾倫·圖靈研究所網站）

繞著鳳凰山翱翔高飛、猛然下撲、滑翔：輕易達成的速度和引人畏懼的高度都讓人心跳飆升、胃部翻騰。像鳥一樣飛翔，從他人天真的目光中看見世界的美。西湖像珍珠一樣在下方閃耀發光。往下俯衝，穿過林綠，盤旋在雅緻的寶塔上，擦過荷花之島。往西駛去，穿越杭州上城區，毫無重量而且沉靜，進入濱海路 100 號神聖的蘋果殿堂（iTemple）。奇蹟般地經過玻璃表面的建築，毫不費力地爬上玻璃階梯，優雅地徘徊在懸浮的夾層樓面間。很難想像在全球新秩序的窗眼（The New Global Order of Oculus）出現之前那些人們的遙遠生活。要怎麼在沒辦法完全操控光、噪音、運動、震動、色彩的世界生活？² 輕觸。現在極速穿過安第斯山脈透淨、清新、蔚藍、寬廣的天空。人的靈魂似乎無法與自然分離。那裡很平靜，有無拘無束和超凡欣喜的榮光。輕觸。難以形容的完美充斥在我眼前。看到如此令人震撼的的細節，那是全然...+//和諧的..+//.../++/.. 純潔的//+..+//.....•••.....又氣憤又氣餒，他拿起壞掉的耳機擲過他在綜合大樓中的窄小牢籠。該政府部門會自動記錄問題，並立即置換有缺漏的品項。

約翰·卡爾卡特（**John Calcutt**，1951-2018）曾主導格拉斯哥藝術學院的美術系碩士班和藝術實踐文學碩士班，除了教學活動以外，他也是英國多份國家報刊的藝評家，包含《星期日的蘇格蘭》、《觀察家報》、《衛報》等。亦曾擔任格拉斯哥當代藝術中心的副策展人、蘇格蘭藝術協會的展覽評審（1995-99）、貝克未來獎的評選人（2006）。為當代藝術撰寫過無數篇文章和展冊專文，也在許多大學、博物館授課演講。他長期偏愛實驗性敘事方式書寫當代藝術評論。

² 「蘋果公司在中國開設了新的、華麗的西湖商店。」 Buster Hein. cultofmac.com. 2015 年 2 月 18 日.